

# 卷上

書名 新刊出像天妃濟世出身傳三十二回 萬曆中熊氏忠正堂刊本  
 撰者 明 吳還初 輯  
 卷上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靈怪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114  
 編號 D86748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748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新刊出像天妃濟世出身傳三十二回 萬曆中熊氏忠](#)

[正堂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天妃獨冊神

猴鯉雙為怪

新刊出像天妃濟世出身傳上卷

南州散人 吳還初 編

昌江逸士 徐德馨 校

庫邑書林 熊龍峰 梓

第一回 鯉猴精碧苑為怪

元始徒虛 一塵 箇中胡暗亦胡明  
 吹息俄無 俄有 屈伸根氣七根形  
 惺迷只向 頭認 真妄都由念上尋  
 除非覺者臨 岸渡 安得娑羅彼岸升  
 盖古初未有天地不惟无天地而且无有形

第三十回 天妃媽湄洲救護  
 第卅一回 天妃媽收服鯷精  
 第卅二回 觀音伏默化二郎

雙為怪



天妃獨顯神

新刊出像天妃濟世出身傳上卷

南州散人 吳还初 編

昌江逸士 徐德孚 校

潭邑書林 熊龍峰 梓

第一回 鯷猴精碧苑為怪

元始後虛一塵 箇中胡暗亦胡明  
 吹息俄無 俄有 屈伸根氣七根形  
 惺迷只向頭認 直妄都由念上尋  
 除非覺者臨 渡 安得安羅彼岸升  
 盖古初未有天地不惟无天地而且无有形

關自渾沌始

天妃市



祚受漢石封

不惟无形而且無氣雜乎芒忽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由是生天生地生人生物有鬼有神有邪有正輕清而上浮者為天重濁而下凝者為地人得其靈物得其蠢伸則其神屈則其鬼聰明正直者正魘魅魍魎者邪天地人物並生不害鬼神齊正各有攸分庖犧以上觀不可志六合之外存而不論于九川而有聞于闕而有與郡眇涓州之山有神居焉勝樓閣自洋沌封勅膺自漢唐有詩為証

優苻蓮沼上



開翫碧苑中



奇鳥嶸嶸出海心 千波萬浪獻精神  
世間煙火无毫着 岩前鷄犬不驚人  
九轉凡舟鑪錘足 一葉浮槎自在乘  
漢唐以後榮衰地 閩粵東南一顯靈  
此神宮乃漢明帝時所勅封護國濟世天  
妃林氏娘娘之廟也天妃者乃北天妙極  
星君之女玄真是也于端午佳節遊碧蓮  
池內觀魚忽見池中一行蛟蟻從旁穴中  
出振旅而行繩繩不絕至池伴團聚不散  
不行直執視之見來者不止聚者不去

蟻方上渡



猴鱷即生風

乃心度之曰此蟻无乃欲渡池而北乎因  
 向池中摘一荷葉為舟渡之衆見葉爭命  
 先登真觀其登遂以手送葉向池中而  
 去忽然一陣陰風泛池中而起始而水波  
 泛泛繼則巨浪翻翻頃刻間葉舟欲覆真  
 急近前救之其舟已沉矣正是對面風波  
 動洎更萬命作真撫心自嘆一絕

破穴求生徑 逢涯作便舟  
 反覆无情水 浮沉頃刻休

真咏畢遂倚欄干不覺假寐忽見群蟻

群蟻來托夢



双怪已行凶

扶傷携病號哭震地而來盡向真前跪訴  
 曰小虫向者散國為穿山大王所破不已  
 來朝走馬率西水許欲擇步伐而封焉渡  
 口迷津蒙真人渡活之恩不淺恨喉伯吞  
 噬之惡殊深且苑中桃樹上尚有一黃毛  
 公與伊相契方議相讓明日真人再向苑  
 中游玩定行逆事語罷成行而去直驚覺  
 曰吾為今日之事乃偶然之值如頃之夢  
 妖實為之按不住心頭之忿即時回身徑  
 往高堂請出雙親稟曰兇頃者向碧蓮苑

四將各受命



双怪已逃生

內觀魚見蛟蟻突天而行似有迫者至池  
伴不散見冥渡之不擬池中隱藏妖怪覆  
亡萬命今爹上為北天一方之主不能廓  
淨妖氛乃使惡孽出在吾家如敢任何如  
禍福何爹上可向苑中大布天網取其妖  
惡而滅之乃所甘心焉星君聽罷作色言  
曰吾聞邪正不兩立吾且為一方造福豈  
容妖孽實道更甚愚為吾身名之累不  
多乎即時命部下守苑將吏巡苑將吏行  
水將吏止水將吏四員將吏各受鈞旨即

苑中羅網佈



沼內蟻虫飛

帶領人馬向碧蓮苑中圍上圍住上布天  
羅下布地網務要捉怪除氛以清苑內詎  
知此妖亦頗神通廣大見諸將吏追捉甚  
緊即扭身一變上為二箇蚤虫緣網孔中  
而出諸將不得回報星君玄真聞說如此  
仍嘆云

帝無匪仁 何產彼妖 妄根不斬  
橫恣為澆 吾誓殛之 豈恕倖佞

由是玄真稟星君曰妖怪既漏網而逃  
其為害必不止一苑而受殃亦矣帝置萬蟻

辭親到南海



別母往瑤池

此怪不除兒誓不生星君慰之曰汝雖生長玄宮其寔未嘗傳受秘訣安能以綽約之軀與凶孽決一旦之命乎彼惡彼自惡爾獨何仇之深焉真曰父母之言于自善得矣如仁民何愛物何兒聞之一個之士苟存心愛物于人必有所濟今兒雖體順坤承尤幸長育玄宮彼西王母非女流之輩乎道法盛傳觀音非英雄之選也普濟無量以此觀之有志者事竟成兒將西叩瑤池之上再遊南海之濱默聆心傳然後

去心如金石



父母不強留

周流四海去暴除殘造萬世福望父母推愛子之心愛民上之幸也兒之幸也妙極知其心堅如石乃應之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第未知汝此去傳受如何周流如何不惟汝之思親不置亦恐親之念汝不忘矣但汝志既篤吾不可違當遣一侍女隨行吾心始無掛慮登時即治行李向西而發詩証

真女出玄宮

容與上瑤庭

動衣香滿路

移步襪生塵

迢遞別父母



殷勤謁聖真

志傳真妙訣

心存普濟仁

一叩西王母

再朝觀世音

第二回 玄真女得佛真傳

但見夏日炎上涼風拂上西王母正在瑤池之上擁從三四仙女玩賞一場忽見玄真巽順下風膝行而前王母啟言問曰汝是何方神女甚故竟入瑤池倘有所教不吝言之真因稽首再拜俯伏言曰聞至聖乃大生廣生之母不生不滅之宗胡藉資而不有匪逆背而能全臣乃北天妙極星

靈丹授一顆



妙法繼千年

君之女玄真是也近因碧池苑內禍變紛紜故不遠千里而來欲為去暴除殘之舉望聖母撥迷入悟功德阿彌世界王母微笑言曰不同道此乃逍遙之境吾乃快樂之仙汝何不南海見觀音菩薩彼自有法授汝雖然汝雖生長玄宮其精元實孕毓未足受法無地吾且授汝靈丹一顆即吞服之可倍益元神始能聆受心法遂命葆真仙女往瑤宮裡取出靈丹一顆付與玄真上拜受之此仙丹真個難得有西江月

辭別西王母



去謁南海尊

謝証

五行時上迭用 二氣刺上除乘  
 爐中火候有千年 始成真丹妙品  
 色鮮朝霞謝紫 味滋晨露加馨  
 得服一顆在中肩 倏然翻上入聖  
 玄真受服此丹便覺身輕飛舉即拜稱謝  
 王母徑往南海而去那觀音菩薩慧眼一  
 照已知玄真之來遂分付童男童女曰今  
 日有一神女相訪汝可試之謂吾偶有事  
 于西天壹時且未回以視其狀意誠否二

岩前見童子



洞裡候觀音

童應訥即往岩前候候果見玄真飄上伏  
 御風而來真個是女中英俊有古詩為証  
 彼美人兮 從西方而來兮  
 顧瞻斯世兮 志刻孽除災兮  
 極中心悃歎兮 敬叩佛慈悲兮  
 二童見了佯為不知只去幾上咳唾真進  
 前施礼言曰仙童知觀音菩薩乎二童只  
 只念云菩薩菩薩念无別法尋其念頭慧  
 刀一割真又問曰意者菩薩不在乎二童  
 又只口念云不在即在在上即不在上英不



佛現蓮臺上



教闡虛无中

在七无掛碍真不得其問只得合手站立  
屏式返視移時不動觀音知其來意已誠  
遂現真身端坐蓮臺之上童男童女分列  
兩傍真聖顏拜伏稽首言之曰臣日者為  
災害並作于家謹拜王母之池得授懿旨  
推尊慈佛大設慈航未渡苦海觀音曰汝  
知之乎向碧蓮苑中為孽者非他一乃世  
尊座後鐵樹上獼猴精也一乃雷音寺裡  
濟世堂所懸木魚精也因正月十五世尊  
在凌霄殿宴飲群臣監樹守堂一豎偷閑

聖仗指伏法



玄真得真傳

遊戲被伊逃脫竅藏在尔苑中今為汝所  
激奔走入凡向禍及物今禍及人向為禍  
小今為害大居吾語汝猴性好木乃東方  
之木妖也今吾法眼觀見逃入西方西方  
屬金七能剋木猴已失所據矣其為孽雖  
大而不能又魍性好水乃北方之妖也  
今觀逃入東南東方屬木南方屬火水能  
生木水能剋火彼能生能剋而不為所生  
所剋魍惡除未易也雖然邪正不兩立邪  
必為正勝吾今受汝真言登壇演法汝可

登壇授秘法



入境捉妖邪

牢記時觀音口念經呪足步法又因以手  
 指真曰汝當如此如此即可繫獼猴之頸  
 喪妖魍之魂矣真因服王母仙丹聰明日  
 益便點便化无再問言觀音已知其默識  
 因戲之曰汝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終日  
 不遠如愚真對曰我佛妙傳如呼為者之  
 竟提育者之途真雖不敏請事斯語矣觀  
 音笑曰善哉善哉何處得來心过明鏡那  
 染塵埃普濟生靈求離苦海語畢因授真  
 團盒兒一個上首下方鐵馬一疋盒上有

直言南海受



鐵馬比天回

詩一首云

逃難逃方外

出不出員中

惚在六四內

脚根在震宮

鐵馬腹上亦缺詩一首云

氣受山川腦

形全文武功

飛江從一渡

西建日東封

觀音因囑真曰此兩物無事則密藏之有  
 事則資用之物即是法法即是物此法此  
 物見物見法汝行矣真遂將盒兒奉七服  
 膺即望蓮臺拜謝曰法無量智也誨不倦

猴妖投西北

仁也仁且智佛外無佛聖中無聖仍丹拜  
稽首畢飛乘鐵馬欣向北天而回有西江

月為証

靜坐三更寶月

獨葆一種靈株

真鉛說點便歸虛

坐証涅槃妙處

凡塵盡掃而清

妖氛輕除而去

憑生稽首聽師衣

快樂逍遙無比

第三回

四喉伯經營鬻伯

却說那猴鯉二精得脫天網之外奔走途

中鯉語猴曰二姓不同居水陸不共事今

鯉怪向東南



猴教鯉逃難



鯉語猴顯靈

吾與尔惟好不同逃則胥逃處難處猴共  
答鯉曰是則是矣罷怎罷了然吾聞之同  
林有鳥大限分飛吾兩人雖相從于患難  
之中但今事穷勢迫沒奈何只得分情破  
愛以吾縱觀東海四顧汪洋激湍千里天  
下之觀止矣尔可逃處其中得百里之地  
而君之便可為政于天下吾所苦者今斯  
之世人有梳心心有機事誓不與同中国  
聞西番弱水國君臣尊敬神明境内饒富  
吾往顯聖其間然後臨機應變以畱大事

鯉妖入東海



何如何如鯉曰妙哉妙哉猴語畢即搖身  
一躍西向逃生鯉見猴去了即時亦乘雲  
駕霧向東海而逃有詩為証

曾經聞說法

口為障魔纏

逃遁迷生徑

幽沉受苦緣

時正遇秋汛東海若差夜又鬼卒巡守邊  
境至浪磯之地忽見雲霧蔽天而來行行  
將近現出一個怪物銳頭堅甲四口長鬚  
真個生得古怪有詩為証

稟氣原無正

成形亦不真

海若狩邊疆

小卒言依禮



妖精語出狂

蛟龍非種類

魚鱉恥比並

孽惡流今古

災踪播海濱

僧尼敲不置

獄訟著凶名

二三夜又一見慌忙進前問曰汝是何方  
奸兇無故擅入吾境吾大王正因前數年  
汛守不備號令不嚴使奸邪得以私侵境  
內以致四境不平今新主蒞政諸臣戮力  
紀綱重七振舉政治處一鋪張令甲懸自  
象魏防守重于邊疆犯者難逃三尺孰敢  
不憲王童汝獨不聞入國問禁乎可接浙

妖精言燥暴



小卒走慌張

而行樂則生矣母三宿出唇必有後災  
聞言大喝一聲曰汝這無名小鬼輒敢侮  
慢大人本欲將汝截粉但吾有一事使汝  
通報汝可速回多上拜上大王道有此天  
碧池內四喉尊伯聞東海境界無邊畜物  
蕃盛特來借地為隣順則未結和好不夫  
兄弟之親遠則天戈一指寸草亦口不啻  
夜叉見其展眼睜上如火熾出聲吼上似  
雷鳴嚇得魂飛天外只得抱頭掩耳而走  
走到殿前大叫曰大王大王倏起灾殃黑

主登金殿



諸臣獻美謀

頭黑臉口多鬚長聲上割地句上稱強順  
若不順禍福無常海若聽了連忙問曰汝  
這禽獸何得妄言夜叉以首叩地曰妄言  
妄言伏望裁詳王如不信禍至蕭牆海若  
聞言急召群臣上殿與謀曰自朕蒞位以  
來多賴諸卿維持調扶之力政必更新事  
無龔利雖微而必舉害雖細而輒更方  
意海波可三年不揚豈知外患後一旦而  
生計無所出是吾憂也明以教我為之何  
劫言罷東階下一臣稽首奏曰大王無憂

鮮忠欣出戰



海若喜推車

女馬離東海



旌旗蔽比天

臣累蒙國恩愧無効尺寸今逆賊無故侵犯疆界主之憂也臣之辱也願領部下鐵甲兵數千自當一陣數日之內定斬逆賊之首獻于階下以快王心以雪國耻王急宣上殿視之乃左營總領鐵甲振武大將軍鮮忠是也真個是威風凜凜志氣軒昂有西江月為証

智勇三軍為冠

英雄四海無雙

金戈鐵甲振封疆

玩弄逆賊掌上

聞者心驚膽破

見之魄落魄揚

盤根錯節顯忠良

方是勘乱名將

東海若見了大喜便下龍位親授勅命印劍左三推轂右三推轂且囑之曰閩以內寡人治之閩以外將軍制之倘有不用命者有寡人令劍在忠受命望闕再拜叩首謝恩畢出自殿門之外即時傳命號令諸營兵馬向浪磯而發有詩為証

大將心敵愾

三軍志勤王

登壇親拜授

萬里靜狼煙

那妖精雖則是神通廣大逃遁失據終是

六代傳  
強弱馮威武



輸贏就在霎時

孤立無助望見大師之來不覺驚怖乃亦  
衣前精神誇張聲勢挺身迎戰忠見其一  
頭四口形大體強恐不能勝欲為左右曰  
以予觀于此賊有天地不常有之形見古  
今所未見之怪勢難輕敵務以奇勝吾料  
今日之戰有二不可勝有三可勝彼有數  
仞之形必有千人之勇其不可以力勝一  
也強寇勿掩彼有死之心無生之氣其不  
可以閑勝二也但以孤身疋馬左右無援  
進不能長驅退不能堅壁此其可勝一也

鯁怪敗六去



鮮忠奏凱還

且緊入他境形勝無據平險不知吾且戰  
且誘左出右沒則彼不知所向此其可勝  
二也及今新到氣力倦憊吾早挑戰至晚  
不休則彼以遭重困此其可勝三也彼有  
不可勝二吾有可勝三以此觀之賊雖強  
不足惧矣語畢一揮三軍左右夾攻鯁見  
勢大應接不暇只得將四口且咬且吞再  
噬再含忠見前軍傷者頗多乃出一隊隨  
身缺手當之那鯁口不敢開刀無所用  
而逃鮮忠鳴金收軍奏凱班師有詩

得勝回金闕



收兵入海營

偷竊桃上菓



陡遇廟中王

海上款紛紜

雌雄猶未分

龍窩生氣色

晚浪逞威風

三月河魁將

三千鉄甲軍

妖賊心膽落

會見立功勳

第四回 黃毛公投奔西番

猴精自與鱷精分別之後形單影隻受不  
盡許多淒涼路遠囊虛奈不得這種饑餓  
經過一小松林見景致清幽物色秀雅林  
中有一崖石下有一小廟之後桃李千株

結實萬顆猴正遇飢餒之際心中暗喜曰  
天投我以莢矣輒向園中即登樹上連摘  
數顆食之廟主忽出遊歸見桃樹上潛藏  
有人知是盜桃者率小卒圍之將園圍住  
此廟主乃是世尊殿內藏經堂裡守經王  
面猫是也因盜世尊法索陰逃西方為怪  
見一古廟遂據其中威靈極矣猴見其巨  
口額脩尾利爪雄威糾心中大驚只  
得在樹上不下猴發言罵之何方小畜有  
此大胆凡物各有其主汝獨不聞李下不



猴將言甜哄



猫把意真投

整冠平白昼撞入人家當以盜摸而論私  
休備價賠公休皮毛不保猴心生一計曰  
人言性剛者其心必直吾觀此人勇猛如  
此况然輕信吾且卑辭告之許與私休彼  
允信我倘得收我另作他圖乃在樹上答  
之曰樹中有剩菓路上有飢人獨不聞乎  
濟人當于急处施息脩心只在要途方便  
大人倘以仁愛人小子當以德報德猫聞  
其詞卑語切乃舍中人皆散猴見猫既回  
心即翻身下樹直向猫前陪礼曰大人坐

入庙分賓主



翻身作仇讎

鎮一方德威蕪著社民起禱祝之心假狐  
滅依附之跡境治天民安矣就使摩尼親  
臨觀音執政亦須左臂讓風小人遠方之  
人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為聖  
人氓猫聞褒大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  
治不知猴只是假意暫依而猫即以為真  
心永附凡庙中之事一一委之猴亦尽心  
力而為之無所不至由是得以漸窺内事  
遂知猫之來歷并其法索所在一日猫欲  
出山遊獵使之全往猴欣然應諾至中途

猫王因失笑



猴怪便欺心

卽給之曰方纔我王步忙小臣未得開鎖  
內殿囑守前庭恐有奸細乘虛搗後其所  
失不小猫愕然曰言之有理吾非得子之  
言幾忘備矣急令猴歸猴心中喜曰吾計  
得矣回到廟中直入猫卧房中取其法索  
束于腰上将酒食大飽尽收其宝物守堂  
小卒知而阻之猴發起潑性一拳将卒打  
死于地推土埋之登時望西而逃至近晚  
猫獵得山脉数十欣然有喜而歸到廟  
前見小卒不來迎接猴亦不在心中預

大道如平底



奸心險若川

至入廟裡見四下寂上門戶不閉急入卧  
房視之見法索不在宝物尽空乃知是猴  
竊逃而去憂悶昏地衆小卒救甦扶上牙  
床猫嘆不已遂咏一律云

本欲推誠待 豈期反覆生

大道平如底 奸心險若川

路上机謀設 囊中法宝空

昔日何方怪 今為古廟凶

那猴得了法索寶物連夜奔走出境途中  
欣天喜地過一山岸見有一石岩坦平乃

得宝心中喜



途途肚裡飢

端坐其上自咏一首以志喜云

纒離陰上宝樹 深入寂上荒村

幽岩古庙无烟 玉猫依椽其上

多藏宝物何富 全仗法索繫強

毛公倏忽把机張 法力從茲無上

吟罷不竟略上猴腹中飢餒只得復步前

行行上少許見一小鄉村陳其姓茅菴二

三所熙上豐稔竹松數十株整上成行阿

公携子去登場阿婆呼奴餽餉筐中滋味

馥上馨香猴鼻臭之涎津上垂白口上乃

作巧為黃雀



施奸迷老婆

心生一計化作一黃雀飛隨至場畔幼幼

以翁夫未及登場將筐置一所囑老奴守

之已遂下田為收拾其具猴見幼娘離了

即以法索輕放老奴頭上老奴遂成睡去

猴揭開筐蓋尽飽其中所有翻身一跳先

入茅菴及父子至場老奴睡犹未醒其夫

呼之始覺提筐而取餉則其内已空所餘

者碗碟而已四面相顧而大駭大愕即收

拾田具而歸那猴腹中既飽見得這幼奴

貌美過人心中色欲輒動自忖一計變作

父母難办子



鄉党不認真

幼嬭之夫在庭上打掃中人到庄前見有  
人在內疑其為何客翁姑入視之則面貌  
子也語言子也動止子也其嬭見之則面  
貌夫也語言夫也動止夫也其人見之彼  
真者指妄者為妄而妄者亦指真者為妄  
妻不能办其夫父母不能办其子一家之  
中驚惶不已乃告于隣里隣里不能分告  
于鄉黨不能办及至晚衆不敢睡只  
得團坐于堂上明燭待旦至中夜猴復生  
一計變一眉虫緣向各人眼上使各人眼

妖猴迷美奴



孽怪戲佳人

開不得輒睡將去猴由是起身將法索把  
中人精神縛住喚醒其奴曰今日不知何  
方妖怪作美吾家吾方總被他迷去即夢  
見吾上代祖宗并冢堂所祀諸神扶護甚  
嚴那妖怪寡不勝中屈服而去我所以得  
歸即挽其奴全入房中迷戀至四鼓乃語  
其奴曰尔且睡下吾可出堂前看中人醒  
了未會即翻身出房至堂上中人睡犹未  
醒不覺天已漸明猴大叫一声中人皆醒  
面上相頰皂白無分翁乃語其姑曰吾難

密授明法主



顯捉暗妖精

家居小村自七祖八宗積德累仁未嘗行一昧心之事不意今日有若是之災奈何奈何姑乃起身下堂以手招公上至厨下乃密語之曰此去三十里有地名張家山人烟数百人受法術家祀天師無論邪魔鬼怪聞之魂飛魄落即正直大神遇之亦退避三舍汝可密投其家請之有法力尤強者晚到不重設天罗大張地網為鬼為人可立見矣翁大喜即飽飯輕身潛地向張家山而去那猴至午見阿公不在因

妖精施假意



阿母吐真言

意問曰阿公為一家之主今日家中生此異矣乃自蚤至今不知何在是何其心之寬也吾將背此簪而焚之使人再擇居鬼無所附免使人鬼褻處成甚么世界言畢即作向厨下取火狀姑急隨入細語之曰阿公正去張家山請張法師晚纔到家鬼魔可無幸矣汝何燥急為猴惧其給已乃復笑之曰恐阿公老無定見鬼當自往窺曰不必汝再去恐妖生疑心吾相議已定今晚他沿途布起天罗地網任他凶妖惡

張公求佛筭



黃毛思巧謀

怪頃刻立押豐都猴知其此乃曰阿婆可

速治酒食以搞漫者勿待臨時人眾不便

婆即向厨下大脩酒食猴及飽之心中自

想此去張家山有三十里諒必近晚起程

二鼓終可到吾至晚靜可將彼娘攝入山

岩之中即此為洞以為久長之計不想張

法師即時當垓啟囑求一筭譜云

陳子之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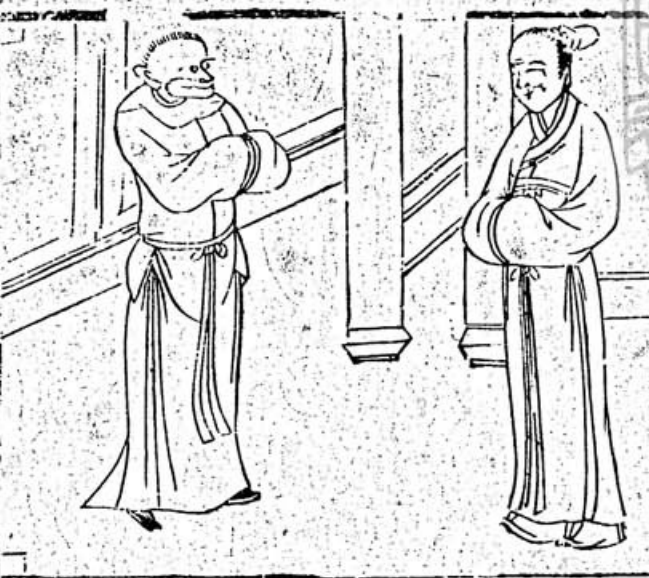
毛公為怪

速則變小

遲則袂大

法師即時沐浴起程將近陳庄有四五里

張聖將臨到



毛公已走離

許日尚未西墜法師曰今尚早恐妖知之

而逃且略團聚片時黃昏可矣阿公可先

回打听万勿漏泄猴見阿公末作意向厨

下去問阿婆上告以如此上猴心想事

不可濟即將一家及迷了番身一躍望西

而逃法師去家見申迷不醒知机泄妖逃

乃以法水洒醒申人以符典之鎮宅即收

拾兵馬而回陳公脩礼物贈送之一家遂

得安寧欣忭不已有詩為證

世傳似庄一老農 含哺鼓腹慶時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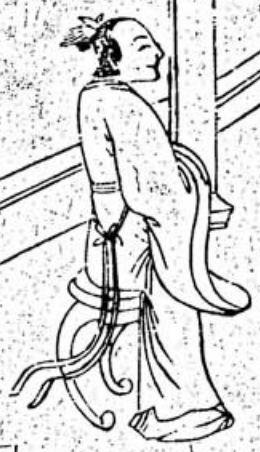
法師施法力

九士定凡心



淫妖倏忽從空作 歆火須臾平地焚  
儂子同堂難折办 阿妻對面不相逢  
降魔原有真師祖 張公自此法名聞  
第五回 玄真女別親下凡  
北天妙極星君自女玄真求伏之後朝夕  
思憶一日夫婦並坐于堂夫人問星君曰  
頃者彼妖為孽吾女誓欲除之虔誠拜伏  
敦篤傳真心匪石而不可轉氣浩然而不  
可當去將數月音無半紙令人心如懸旌  
意似騁馬星君曰願發于人順之干天吾

親思室內



一女轉家中

見素心定靜此行此待无量之旨諸天只  
在前頭吾兒歸于悟後何疑何慮之有議  
論未幾忽見直乘一馬隨行一侍女欣  
然得意而歸守門者傳報星君上正欲  
命甫出迎真已到堂前拜伏言曰覓別親  
從師雖非無事遠遊弟魚雁之傳不為不  
疎晨昏之事不為不曠論罪則有望恕惟  
親星君與夫人起而扶之曰吾兒心存濟  
世志切仁民惡妖孽如鷹鷂之逐鳥雀樂  
聖教如赤子之慕慈親仁人便是孝子服

星君迎愛女



仙子祀觀音

勞奉養未足為孝也真由是起而再拜禮畢侍立親傍星君問以去後之事何如真語以王母孕育之元觀音傳授之法一一言之星君曰如兒所言父母有再生之恩慈悲宜終身之事見物如見父可列香案將盃祀之于上以尽事師之禮當時燈燭輝煌香花馥郁拜已畢矣禮斯成矣有西江月為證

朝伏去自西天 傳法來于南海  
 脩為只在此心專 何謂无量畔岸

梳妝于閣內



疋馬周流四海

一盒藏盈乾坤

泛斯苦海有慈航 世獲安寧景象

玄真自南海一歸數日之內只在清虛堂坐一蒲團一日晨起梳粧整理衣裳已畢即向堂前請出夫人跪稟曰父母壽考維祺介尔景福兒女之樂莫斯為大第人生既非鹿聚處世必不匏拘天下有道固不與易載胥及溺亦當亟接兒向之發憤者為妖忘食者為妖遠親遠游者亦為妖今妖未除民遭塗炭乃坐視其困而不之一

請母出堂前

天妃出身傳



誓志遊凡世



矢心除怪妖

救不其前後為兩截人乎好救世而亟失時可為智乎兒欲暫離膝下周流中界遇害則除逢福則造願以所學者見之施行此生平之宿願亦天下第一等之樹立願吾母賜不孝之罪而許之兒願畢矣夫曰吾兒所欲遂之志吾已知之所欲行之事吾亦願之第陰陽不一其路神凡大異其氣汝既為陰也神安得復為陽也人既一受凡也氣又安得復行神也事勢不雙能事難齊濟况吾惜汝如珠特汝于杖親

辭父離上界



別母下塵凡

在天宮兒遊凡界隔則為星洲之隔別則為永世之別無事思之而不可見有故召之而得來母恨無了子情何如真拜言曰是子之事父母也晨昏不離孝也東西南北唯命是從亦不失為孝也母有不忍離子之心子豈有離之意但兒素諒吾母愛民之心甚于愛子故兒欲事親以志而不欲事親以迹也夫人曰吾試思之真曰天下事一決無二決三則思意起而反惑矣夫人曰吾不忍離汝即汝父不忍離汝

慰兒留紫闕



托母意示嚴親

亦有甚于吾也吾且告之得其意之可否以决從違汝且歸清虛堂去真仍囑母曰望母善為辭焉倘父有不欲與去之意母力解之母曰吾已知之真由是辭母入清虛堂自咏一首云

母心之愛

子忍舍也

我心之堅

無可轉也

鞠育劬勞

非敢忘也

輔世庇民

乃所願也

夫人別玄真歸後堂悶生沉思欲不告恐

玄女入靜室



星君到五堂

拂女之願欲告又不知星君之意何如告之而後則不能安女身告之不從又不能安女心踟躕未决適有一侍女芝旁言曰夫人上上何見不定濟世利物萬古揚名父母之願天地之心夫人曰言之是也適星君出講道而回夫人迎之于堂茶禮畢夫人言曰頃君出論道亦有何所得而歸道教多門諸友所論或宗虛无或宗恬淡或主寂寞或主无為獨有普濟星君所論濟世之道謂道若皆以虛无恬淡寂寞无

星君談道教



命嬪把言箴

為為上則天維何以張地紀何以理亦何  
所稱為幹天旋地大都出世濟世濟世出  
世此其道也此論其當吾心甚合吾意夫  
人曰星君此心何不見諸事皇君曰吾君  
鎮守之職典敷布者不同也夫人曰利不  
允皆自已出以及人為恩今君坐鎮一方  
故不能越樽俎而代庖今有女玄真心得  
真傳志存普濟何不遺之遍遊中界則彼  
之造福于民是即君之造福也民受彼之  
福是即受君之福也星君曰吾女也其合

命兒來指路



教女往投胎

諸夫人曰濟民公心也愛女私心也不可  
以私而害公且女意已決君無阻之夫人  
即召玄真出堂玄真拜言曰兒自叩伏以  
來係四海安危于一身視生民禍福在  
一已恐遲一日則民多一日之憂早一日則  
民受一日之賜願父母有命兒當謹從星  
君曰吾兒與母已熟議之但不忍舍汝矣  
苟汝志既決當順所為吾聞天氣生于東  
南而成于西北觀福建興化府莆田縣有  
林長者其家多行陰德事安人蔡氏懷孕

真身離紫闕



意向甬陽

弥期尔可往投其身以應東南之生氣其成功則在西北矣真丹拜丹謝胸藏一盒騎其鐵馬向吳化投胎而去有詩為証

誕產自玄天

庇民意已堅

精英弘毓孕

法力廣無邊

不羨逍遙樂

何嫌塵世煙

親帟茂一別

徹迹遍埃垠

第六回

玄真女與化投胎

玄真女一別双親即離了玄宮轉過北天門守門將吏盤之曰何方神女來後何來

梅嶺攔道路



天丁問姓名

去後何去頭聞所自以報上帝真對曰吾乃北天妙極殿星君之女玄真是也親投觀音之命欲有事于中華假道于斯望執事轉達上帝路次步忙難以礼見語畢策馬前行將吏不敢阻當真繞離天門頃刻間覽燕齊之勝歷吳楚之大觀西履羊腸嘆巴蜀之崎嶇東瞻汴野羨閩越之膏腴入自閩關則見武夷據上游之勝劍浦截萬派之衝迨至大州五虎南朝白鶴北透開元為祝聖之場鼓山羅揭曉之案整

遍歷于天下



周旋於八閩

整鑿門出入有鴻儒往來無白丁兀山魏樓  
絲綸閣下文童靜鐘鼓樓中刺漏長訪神  
姑于烏石之傍謁文昌于鰲峯之上底迴  
雷之不忍去云命駕三山始馳驅江南下  
渡之野駐蹕大田繼優游橫路崇嶺之區  
石竹碧山乃天造之奇觀九鯉大湖成地  
設之勝境一望江口福莆之界限攸分倏  
履涵頭莆陽之景物如昼觀達觀矣止可  
止矣真乃召當方土地而問之曰吾奉上  
帝王勅觀音懿旨為政九州行仁四海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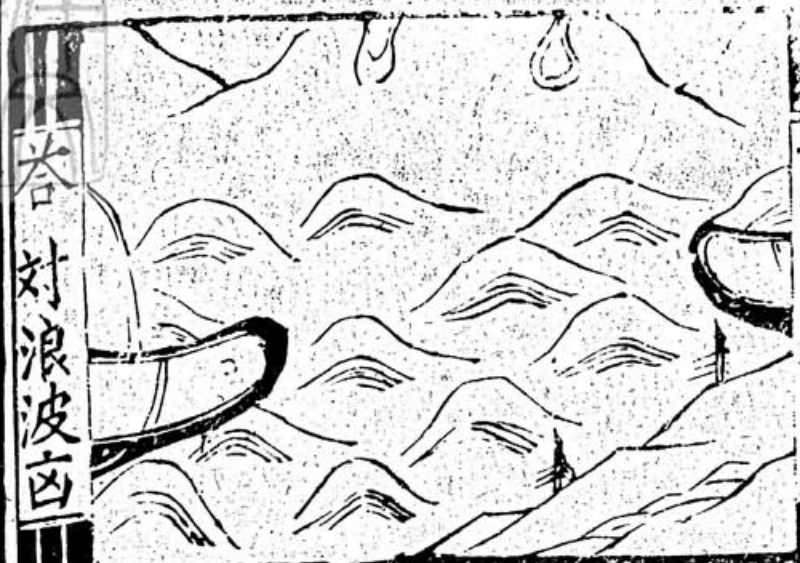
真文召社令



土地報城隍

無隱而弗彰惡無纖而弗殫正者不蒙予  
麻邪者不遭予奪貶禍福不差是非無爽  
汝既為土地乃守境之正神凡諸境內陽  
之為善為惡陰之為正為邪皆在掌記之  
中此其職也當一一明言以便按察土地  
聞是王帝天使即再拜稽首俯伏于地言  
曰小土地叨蒙玉帝差守此土凡陰陽善  
惡邪正之類逐日按其行事之實申聞社  
令轉達城隍遂付于直日功曹使奏于皇  
天上帝縱觀此地西控壺公東望渤海南

詢咨河海事



峇對浪波凶

接清涼之境北連五馬之峯自數十年以來風調雨順境治民安近自數月之前有一凶孽不知來自何方潛于東海以此風濤日作海內不寧商漁沉覆者無慮數千家旬月定靜者不能三五日水濱居民苦之雖日祈禱而有不免焉者真聞之仰天嘆曰天何困此一方民乃使妖孽而突迫處此也固謂土地曰汝為一境之主何為不能驅除此惡出境以安居民乃坐視其民之死而不之救于汝職分何土地叩首

妖怪頻為害



玄直辛甫托生

言曰水陸各一其司其所職者陸也如有奸邪內侵其所得而禦之也某之所不慧者水也即有巨奸魁惡其所不得而知之也真曰近何如土地曰統三日之前尚于南浦之南沿州之北俄頃風波覆沒商舡數十隻幽魄葬于魚腹怨魂塞于穹蒼真曰無救護之者土地曰雖有欲救之而不能者無有能救之而不欲者真乃嘆曰吾自碧苑觸心至于西走南奔為此妖故也離聖入凡為此妖故也子親重隔為此

神把簿書進



真將善惡查

妖故也正恐尋之不得其踪見之而不知其影今既見之而固縱之不如無見也乃問土地曰汝所轄境內居民有若干孰為積德累仁孰為橫肆無忌孰期將產孰懷孕數時可詳言其實以憑稽查土地稟曰凡茲境內或有德或無德或將產或未交謀已值日簿書客進案下以讀尊裁土地由是退入堂內急取善惡簿書并年月日時簿遞進于真上一上批閱之見簿內所書有城南林長者孺人蔡氏齋素虔誠

社令迎真女



城隍護聖人

布施不吝功日積而日崇德愈脩而愈厚蔡氏懷孕將期當生貴子真乃命土地通報社令使報城隍明日乃三月廿三當于子時日吉時良可及率境內大小神祇統領部下所屬官將至期各到林家前後守護以聽分發施行土地應諾即時具牒申報社令社令知有真人降凡急差土地先報城隍隨後親見計議土地得命連步去報城隍上忙整衣冠升堂左右分班總畢社令已到衙前通報入見令稟曰今日

神祇齊擁護



將卒維持

有北天真人奉玉帝并觀音菩薩旨意降  
允顯聖護國庇民明日乃當于廿三辰時  
日吉時良投胎于城南林長者家蔡氏夫  
人之身差命通境大小神祇各領所屬官  
將臨期到家守護以聽分發施行令既奉  
天命不敢沉滯敢根太尊乞賜裁奪謹如  
命行城隍乃言曰既是玉帝觀音之使敢  
不尊奉但分隔尊卑不得人晚令及令  
賊吾及吾守各以期至毋悞為上令應訥  
而退真人以分發土地去各城社傳報後

布灯分八卦



步斗按三台

乃分付隨行護法諸將今晚戌亥時當  
不着七星臺上列七星燈用八七六十  
四人分立八方各執旗幟色應五方以備  
親臨諸將領命去後時天已晚真即命取  
清水沐浴已畢即時登壇演破穢經誦定  
心呪步斗行罡將已元神收藏仍將觀音  
所付圓盒着之右手由是望西再拜稽首  
揚言曰臣玄真奉帝之命受佛之旨降生  
茲所乃月之三日吉之辰時恐奸邪傍窺  
側視帝其殫諸佛其殫諸仍再拜畢立召



先把灵符净



後將精氣投

境内諸神經到林宅左遶圍三右遶圍三  
用法水除氣靈符破穢夜當子時真人遂  
直入林長者堂上公謁其祖考遂轉入卧房  
祭孺人睡尚去上真取其凡胎寄生别母  
自攝精化氣入胎中孺人夢上星輒醒  
震動不已呼上公覓時母女已產矣房中  
靈光耿七照耀如日異香馥上次早不散  
家人大奇之欣怍不已有詩為証

勿謂功無果

須知善有緣

林公宏布施

蔡母雅齋贊

宅生奇女



蒲陽產聖人

第七回 魚蝦蟹大戰東洋  
那日浪磯三戰鯉精勢屈力穷大敗而奔  
奔至百步之外見後追兵不至喘息少蘇  
乃見一牛吟即歆上其中衆親耐出視之  
見其奇貌怪形遂閉門不納鯉厲聲呼曰  
吾是四喉大王今歆周遊南北兩海途經  
此過汝這些小厮不能遠出郊迎固乃尊  
駕至境猶不知札接何無理之若是也可

靈光昭堂屋

馥郁徹其馨

何物寧馨種

真女降玄天

鯁鮒言小國



酒錢妖王

逐開門盛脩牛酒，人為接送之具，免觸犯大人赫怒。一加爾無，幸矣。小鮒聞其聲如雷，斗告于鯁曰：吾聞之，小固不可以敵，大務固不可以敵。眾弱固不可以敵，強今強大在彼，弱小在我。雖眾寡不一，敵不勝也不如開門延納，特以牛酒此上策也。鯁忿然作色曰：長他人之氣，滅自己之威，是即鮒之謂也。吾方雄據一跨，跨視隣壑，所向無敵。當吾鋒者，豈有逢一狐鯁而遽屈之如自立何異？日亦其忝隣壑矣。何難彼

不知自小國



強要敵大人

大我小彼強我弱，然彼窺我衆，彼之長技。二我之長技，吾聞有惡彼，惡彼有其二而慢其一。一、可率大鯁，小鮒老弱者，牢守四門，選其丁壯者，背城借一。濟則先王之靈也，其不濟即以死繼之，何辱之有？何憾之有？鮒又泣諫曰：盡吾國之廣，不容其一足合吾國之衆，不大其一指，今欲與之敵，是所謂螳螂怒骨當車轍而不知其不勝任也。正計議未已，鯁俟久，腹飢，舉起大怒，將足一跌，其跨已陷，可憐大鯁小鮒，及為粟

蛙鼓喧天鬧



驅妖心貼驚

爛美即欲進而據之不知左足一入右足已綫乃自嘆一首云

步初之丘

含車不容

牛蹄之吟

吞舟不生

身無所立

拂柁安張

我匪所騁

促上四方

吟罷復奮力前行不上三四里許見一陌奔其中鼓聲喧天響着一驚以為伏兵之擒已也急趨過之見其中安然不動並無人馬出入仍回身視之乃知是蛙也響乃

貼大身窮魔



心高命蹇述

罵之曰這無端小虫何故白日紛上赫得我魂飛魄散正所謂風聲鶴唳婦眾蛙聞其唱聲震之乃出視之見其四口合上墮跌于水蹶泥沒跡不敢出頭響不得與之言乃進前微聲謂之曰吾乃四喉大王是也為因昨日與海若戰敗意欲求救于大國為復仇之舉不知此處有何國最強明以教我不忘厚報蛙王聞其語卑氣微頷為眾蛙曰此人可說不可激左右有長于言語之科者可出應對使之遠離此土得

鯉怪投大國



蛙卒說妖王

保吾境內無事異日重賞有一蛙身披綠袍頭帶金盔挺身出曰臣願往之以免王憂遂出與鯉相見乃從容言曰大國明王英雄古之無匹齷齪小取中邑之所不齒且壤小國貧賸物不腆不足為從者物王何辱命之有鯉聞言嘆曰十室之邑况有忠信誠哉是言也固問之曰吾日東敗于海柰勢孤力竭不能為復仇之舉望諸公扶弱特色倘得升騰為活富貴共之蛙復言曰某國小力弱不能交兵秣馬為王自

脫東洋難



敬往小天池

當一陣王之所明知也此去五十里外有一大壑名曰小天池其中池主能呼風喚雨驅雷使霆且其雄馬壯大王若往投之以哀辭求救彼必歡然樂從仇必可復矣鯉一聞其言不覺大喜即辭蛙欣然而去蛙王知之即命設宴大撈其臣將有詩為証

天地本一指

黑子境亦寬

挾腋恒多趣

沒耐有餘閑

偶適凶人過

驟聞心胆寒

忙上奔列國



倘非蛇口使

安得樂盤桓

蹇曰聘殊方

那鯉得蛙之言雖當疲困之極不養精神百倍奮力前行遠上望見高岩壁立萬仞脩松圍列千株中一大壑汪上數頃澄之不清撓之不濁心意其為頃者如蛙所言是也佇立久之並不見人馬出入鯉生一計脫下衣甲徑入池中翻撓一場遂驚動池中大衆齊出視之見一惡形醜貌相顧大駭競取石擲之鯉即翻身登岸披掛已畢作局曲之狀向衆前施禮言曰某因失

鼃王欣作侶



鯉怪喜投机

擄逃遁至此困疲極矣久聞大邦國富兵強故不遠千里而來願憐其旁而收之幸莫大焉衆回報池主上忙出殿前見其堂堂體貌昂上氣槩心中亦惧之一面盛陳牙爪使與觀之鯉望見其主堅甲銳頭不能濶步足踏上如有緣知其為鼃心中暗喜曰此吾侶也若得相俾大事可濟乃近前忙施一禮鼃忙答之鯉乃言曰吾失吾所與吾無所處不叫海若相欺極矣此所不戴之忿也以今覩于大王富強莫比若

全錄天田山身傳

卷

廿

邀党未東海



驅兵入大溟

肯馳驅東面誰敢為敵此創王岳伯萬世  
之一日也乃區上之一陳何拙如之奮為  
所激乃作色曰吾又有東封之志柰未得  
天時姑以俟輕知其意仍箴之曰時乎時  
乎不再來矣今不取後世不為子孫憂其  
願為一先鋒為大王前驅奮大喜率池  
中之衆即日大而行輕以為得計兼程而  
進次日即到東洋令人去下戰書海若見  
書急召諸臣謀曰昨日此賊敗去今復聲  
援而來其勢必猖誰可當者殿下挺出一

命將征妖怪



受宣滅寇凶

臣俯伏奏曰曩者左營建音績平浪磯今  
日小臣亦願收一鼓于洋上王召視之乃  
右營兼統錦袍長鎗重甲大將軍姓金名  
魯首是也王大喜即登壇親掛其印因執  
其手謂之國治思良相國亂思良將非卿  
不足以當之大平待詔歸來日朕與將軍  
解戰袍首因再拜謝恩下壇即傳令所屬  
兵馬即日離營直次東洋那鱷見海若師  
來乃為奮曰成敗利鈍在此一舉現彼師  
衆甚盛不可輕敵吳刺卒徒以俟會

再戰東洋海



大吳缺甲兵

戰首知其有與國具米乃囑其先鋒段忠  
團魚曰今日賊勢頗大可分兵以敵之段  
先鋒可領一兵出其左團先鋒可領一兵  
出其右吾以大軍當之及其未定而鼓之  
可獲全勝矣魯首即命進兵金鼓喧天  
即命艦應敵艦與首戰不上數合首力頗  
弱鎗法漸亂段忠惧其有失急驅長鎗手  
左出艦精神大奮再閉數十合團魚見其  
不勝亦驅重甲兵右出左右夾攻自午至  
晚殺得尸橫海塞血染水紅魚見兵中

怪机何措



大軍勢已張

第八回 四土精四海為尊

傷過半急鳴金收兵艦丈單閉數合見機  
孤不敵只得回身便走首驅大軍從之  
中所有者十無一二首大勝收兵而回王  
自出殿迎之大設犒勞兵將以次封賞有  
詩為証

一怪勢孤窮 再救集眾凶  
其辭藏險計 輕信喪威風  
堅甲利兵將 索頭畏尾洋  
東洋經戰敵 致使覆全軍

陽為孤窮屈



陰面不軌奸

霍鯉一敗奔走出數十里外始敢少息收  
拾其餘裝不上四五十鯉俱霍之怨已也  
乃假泣曰賊臣不幸身為僂辱乃使大王  
喪其大眾罪不容于死矣霍曰事已敗矣  
悔之無益今吾不能為汝助吾觀東海地  
廣國殷將多兵勁諒非汝之所能得志者  
也汝款僂倖于萬一之勝徒自苦矣大夫  
夫以四海為家以子之才遨遊四海何所  
不容倘得一隅而據之十年生聚十年教  
誨二十年之外即可以治兵東向矣

早知為怪之口



悔不從佛安

暫歸繕脩城池撫養士卒倘有機逢亦整  
一旅與子會于東洋語異鯉謝霍而別霍  
復祇部下驍勇數十人隨鯉而去鯉感戴  
不必也乃咏一首以別云  
本期一舉振威風 豈意橫遭破敗分  
可恨可憐還可恥 霍鯉自此各西東  
鯉由是別霍自南而去至中途閱无所依  
乃頌為泛者曰吾向者潛藏于碧池優游  
自在何樂如之偶行一不善之事自世其  
机遂使此走彼奔此逃彼遁无一容身之



小卒心中計



大妖國內殘

地吾命之窮何其至此極也申功之曰天  
生大王于世不可常有今日之失所安知  
不為他日之得志乎大王無憂小卒有一  
計使大王取威定伯指日可成鯉聞言連  
忙問曰果有妙計何不告我倘得成功汝  
何愁不富貴乎那卒乃言曰小卒曰主有  
一契弟身長數十丈腰大數十圍無脛而  
能走无翼而去飛此去二十里乃其國也  
王若肯卑詞哀告彼必然出力相助乃繕  
治其兵馬一望而南功可立就矣鯉曰如

聊呈知己話



欲就無窮謀

彼之不能容何那卒曰小卒昔尚奉命往  
來彼所知也今日若先入稱說彼必歡從  
鯉曰不亦善乎即時倍行數程將近其國  
命那卒先入其國王一見即問曰尔主有  
何見教故命尔來也卒稟曰某日王近日  
有一心朋志大氣高每有混一四海之意  
柰尺地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臣所以唯  
也彼今欲牽寸泥而封南海旧主樂助一  
枝竒兵奈臨期疾作故遣小卒執鞭為先  
馬首仍使拜上大王倘得枝兵相助不惟

奸情深契合



惡意重誇張

新王即旧主亦受賜多矣不推榮各亦且  
 可得大利矣此国王乃是一紅蛇也一聞  
 是奮心友即時出迎入堂叙茶畢乃問曰  
 聞賢兄有事于南海此亦英雄莫大之商  
 也弟亦素有此志但未得其人而與之今  
 幸相逢可始終不忘弟願舉國之衆泛舟  
 于矢石之間長驅南海席卷北溟兄將之  
 弟用之何慮彼丈夫哉鱷曰今得賢弟何  
 其相見之晚也遂乃口占五言一律以志  
 喜云

歌和明心喜



隨從助氣張

話為投机發 言因知己彈  
 世如逢郢質 何見運斤難  
 蛇亦求一首以和云  
 事臨梳便發 音不可空彈  
 以心如以質 定伯亦何難  
 蛇由是盡起國中之衆與鱷相隨而行將  
 至南海三十里下營南海龍王巡邊戍卒知  
 之速忙回報龍王正早朝群臣畢集未散  
 得此消息遂問于群臣曰朕奉帝命守此  
 一隅數年以來脩明內治講好外隣庶幾

國王聞報做



邊將喜成功

蛇鱷机未定



鱷鯊計已成

無幸而即安未嘗執禍而速怨每自以為

無患與人無爭夫今日逆賊不知逆何而

米朕實憂之且策無所出何以禦之有分

守海南道兼督軍務事盧剛出奏奏曰臣

聞兵法之無事而先動者為之譎兵驕者

亡利人之所有為之貪兵貪者敗今賊無

故而潛師掠境其心為貪其勢先驕敗亡

無日矣何惧之有臣願領一兵禦之于海

上以振國威以創賊氣王書曰朕有脚寺

何慮邊之不寧哉即命剛尽起國內大衆

向敵營而發鱷聞知大師已到乃與蛇議

曰今日吾兵新到氣力稍倦且休息一日

俟明早分為兩隊迭出彼軍雖衆可以奇

勝矣蛇曰此計甚當遂不出挑戰剛差人

下戰書批回明日洽兵相向剛對衆將曰

賊今日之不戰其意何也有一青沙先鋒

挺身言曰賊今日新到乃是氣力疲散而

不敢戰其有一計可使賊束手無措可遣

一人佯為求和以示其弱使彼不吾防今

晚三更某願一枝兵直到其營襲其不備

天如出身傳  
奸惡遭愚計



大師建奇功

掩其不意則賊可虜矣剛大喜即差人講  
和鯉蛇相議曰吾父聞南方風氣柔弱今  
其情立見是晚遂不復備青沙盡選其精  
銳之兵三更直搗其營金鼓一齊大發聲  
震天地鯉蛇睡尚未竟亟急呼醒不知所  
措營中自亂鯉蛇僅以身免至次日十人報  
鯉蛇直奔北青沙言于剛曰今日賊敗勢  
窮不及此時殛之恐彼羽翼漸長為禍異  
日無勞大師某願再領一兵會北海之眾  
及其未定而夾攻之彼必無逃生之路矣

窮寇遭追騎



勝將遇會軍

此一勞久逸之長策也剛以為然即傳令  
先鋒青沙帶銳卒二千追之次日即到北  
海鯉蛇正苦無安身之策聞追兵已至欲  
議敵之青沙一面差人挑戰一面差人去  
會北海龍王七見說即令大都督鯉將本  
部兵馬與青沙合于一處將賊團圍于中  
鯉蛇見勢孤不敵殺條血路而走兩海大  
將各收勝兵而回本國有詩為証

一怪橫為孽

流兇布海濱

此逃復彼遁

氣折且心驚

家中神女產



室內純禧延

東南收奇績 西北建元勳  
原来邪不勝 惡自與禍隣

第九回 玄真女機上救舟

林長者自產女之後景福弥隆純禧益茂  
歲豐時若登盈恒裕乎金穰物阜人康熙  
暉均和于玉燭肇宗嗣于有永延壽考以  
無彊駒隙易過女年不竟十六自幼至長  
薄嗜欲寡言笑遊于凡世之中而不染塵  
世之氣性好祀觀音菩薩乃繪一象朝夕  
拜長者一日壽旦男二即同女為慶賀飲

教家能以道



課子欲希賢

畢長者頷為其男曰吾欲題一聯于門首  
二即曰是何聯長者曰出門須求三益友  
入戶願聽四佳聲二即又問曰所謂三益  
友者無乃即孔子所論友直友諒友多聞  
是耶所謂四佳聲者兒所未曉願聞其旨  
長者曰汝自幼不好讀書今日乃知其面  
墻矣吾語女四佳聲者人家之中不可無  
讀書聲不可無杼杼聲不可無小兒聲不  
可無鷄犬聲今三益之友吾日奉教于諸  
君子庶幾無憾而後即安四佳聲之中吾

深愧佳声少



便教篤志多

家且有死半焉二郎又曰何以謂有死半  
長者曰小兒鷄犬之声二者吾家之所有  
讀書梳杼之聲二者吾家之所未聞以吾  
所以欲書以聯于門也其安人言曰聞云  
養子不教父之過養女不教母之過今男  
年十八女年十六延師之責君實任之梳  
杼之教妾自當之長者曰安人之言是也  
于是遂以二即送入社李送師安人在家  
朝夕把女工之事訓誨其女七亦無不精  
巧一日是八月十五日安人坐于後堂召

命女勤机織



專心治綿經

女而訓之曰經云七月流火九月授衣謂  
先杼而置維者其事預後時而愴惶者其  
計晚十月霜降始寒今已八月當此之時  
于錦綉之事乃可畧停紡織之務不宜少  
緩女唯上泛命即向房中尽收其針綉之  
具一心務于梳杼乃自咏一首云

經緯泛心起

袖梳隨手成

勿羨天孫巧

全憑就裏明

味罷遂向梳房就織至午後是日狂風大  
作驟雨滂濤百步之外不办牛馬女忽于

機上逢精閑



海內把舟扶

侍女心中恐



地堂意內驚

機上睡去轉見那鱷精在東洋作怪見有四五商舡經過起風作浪欲沉沒之真見之急取手繫盒兒化作一小舟乘駕其所鱷見真來奮武揚威與真開法原來以鱷熟聞經呪真百千萬劫擒之而彼亦作百千萬劫解之自午至申真雖不能得鱷之服而鱷亦不能為舟之害真心思曰向者現音告我鱷逃得其方害未易除然終未有正不勝邪之理也因再誦真言大步罡斗鱷稍上遠去真見鱷旁即欲乘虛擒之

彼風浪滔天五舟欲覆真急回扶舟鱷知不欲遽去真一面閉鱷一面扶舟身在桅上如醉如迷且動且舞時有侍女在傍熟視父之心驚又不敢呼覓見愈久不止不得已趨入後堂稟告安人安人聞言急至視之見其輒起輒伏舞動不休心疑其有怪乃言曰此女平日動靜舉止畧不近凡情吾心疑之不意今日見之遂近前呼其名而撫其肩少頃才定始開眼以視其母女輒曰兒已覓矣乃嘆曰第今不得使兒

忙被驚呼醒



輒將舟放沉

成全功于天下矣皆侍女之過也母問其故女荅曰頃者有一妖魘于南日之南滑州之北吞噬商舡觀音菩薩命兒往救之兒與魘闘法自午至今魘精神稍竭所有五舡兒口含其一兩手兩足共持其四正將到岸之頃為應母所呼口放其一四者隨身登岸一者已沉于水矣母曰是何言也女為陽人安得妄言神事恐遠近人聞之以為吾家不倖妖女長于閨中今後切宜戒之女曰非兒妄言兒頃者歸尚遺一隻

神魂遊海代山



夢寐救舟舡

繡鞋于水邊石岸之上舟沉沒者人負飄流水濱其四者已灣于瓠杓灣內此有明証母如不信曷使人覘之其母告其父曰人家產女無非魚像柰何我家產女獨此怪異父問其母告之以如此上果有是事亦不可謂之不祥即命人往覘之果見海邊人爭拾飄流物件者有數百人有一人見一綉鞋在水邊小石山石之上水至不沒水退不流欵以手取之重投不起聚數百人觀之以為奇異彼四個商



人民知圣女



商旅見天神

舟幸得無事者皆相告語曰吾頃者于風  
雨陰暄之中恍見有一神人尽力扶持吾  
舟始獲免覘者回報長者具女自是之後  
漸上不食人間煙火凡有風濤浪作之時  
輒向觀音佛前頂禮誦呪父母亦知其非  
凡女也置一淨室居之有詩為証

閨中一女人

台脫自天神

凡塵遊不染

慧性保常惺

經緯成挽上

功勳布海濱

閩粵南一派

從此著威靈

林家求配偶



陳宅議婚姻

第十回 玄真女涖州化身

林長者見女年漸長遠近求親者不置卒  
亦未有許者一日有同鄉陳族世代科第  
家聲甲諸莆陽閩林公有女已長敬遣一  
媒欲約秦晉之好長者乃請出安人相議  
曰孟子云男子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  
而願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今吾  
男大已婚女長而未為之擇嫁吾與安人  
為人父母之事未得盡矣頃者陳族遣使  
議姻以予覘于擇配擇族之說况無有出

全像大妃出身傳

敬托隣家母



往諭鉄石人

其右矣吾意欲許之第未知安人之意何如故特謔之安人曰書稱繫降易首乾坤詩起閨睚則男女之倫古人誠重之吾所慮者兒女自幼而長頗不涉人間之事恐其不能與世緣為偶吾當請隣姑私探其意向何如然後可受聘礼長者然其言遂命侍女請過隣姑安人告之曰小女年將及笄未遂相攸之願第此女性僻不諳似無人世之意無探之而不得其音轉探之而轉不得其音教誨之道是父母之可行

姑把三綱語



真將三典論

于子者也若此之事是父母必不可行于子者也朋友可以語言通望尊姑徐故以言密覘其意尋其可入之機而諷以綱常之義倘受教矣姑之賜也敢忘報云姑曰人性同則情同豈有為之人而獨無是情者乎以父母之命而詔其子諒未有不信淺者即辞安人徑入淨室時女方獨坐一蒲團收視返聽一見隣姑至遂起而叙礼畢坐定姑問之曰賢姪女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也女荅曰

任彦論今古

難論一堅貞

聞之云至道之精窈也冥也至道之極昏  
昏黑也以此觀之則用才者况為才所障  
任情者况為情所纏垂才滅情而逍遥于  
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此其道也姑聞其  
所言者皆清虛之旨寂寞之淡故以世人  
之語入之乃箴之曰賢侄女未孝礼乎天  
三綱五常礼之大体三皇不易之而治五  
帝惟順之而昌降而三皇下迨五伯以池  
同也此礼同也不寧惟是即賢而士夫君  
子愚而夫也婦也靡不範圍于此礼之中



心思救難

片志欲行仁

頃觀侄女之言是必欲盡去三綱筏裂五  
常而後為快是何其生于聖人之世為聖  
人之氓而乃不道聖人之教獨不聞生乎  
今之世反古之道者災况及其身予于是  
於侄女有不取焉女答之曰道者無名之  
朴母礼為人偽之聚余方欲吸風飲露御  
飛龍而遊于六合之外也乃以予為以拘  
拘也賦有云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  
我獨醒亦安能以身之察上受物之汶上  
者乎隣姑見其念言愈不可入無可致詰

隣姑微勸慰



孝女婉回言

但見其平日奉事父母至孝姑得指孝之  
端以責之以啟其悟乃復問曰即如侄女  
所言天下惟道為至貴人身惟得道為至  
寶以予聞之人生百行孝道為先今汝惟  
言孝道顧乃違父母之命而不順拂父母  
之意而不從是則于孝道及乎未也不能  
及孝而妄言大道無乃道之所道而非吾  
之所為道也女性至孝一聞隣姑孝之一  
言乃謝曰嚴慈之命非敢違提命之教敢  
不遵也但所謂孝者不以其迹而以其神

安人頻俾望



隣母已回言

故從親之命去無違之旨遠矣姑見其隨  
問隨答百折百辦而不可窮知其不可以  
口舌爭也即起身辭歸姑曰言不足聽其  
如洗耳何女曰不能唯命過辱題鳳耳始  
輒出室女送之于門外而還姑轉入後堂  
遇安人正在獨坐見姑不帶喜容知其所  
言不入乃迎而謂之曰小女無乃重違尊  
意乎姑曰就使蘇張口文通舌亦張而不  
合奉而不下矣請辭安人送姑出堂回見  
長者于堂上長者曰頃隣姑之來其所言

頂禮辭宗祖



啟口稟慈尊

何如安人曰事不諧矣長者乃不敢受林宅之聘而以匪吾偶辭從茲之後女葆揖益純修煉愈至絕于飲食唯爵蘭香吸晨拜而已一日晨起沐浴于觀音之前拜至百拜仍升家堂叩首祖宗泰謁所祀諸神畢乃請其父母出堂再拜言曰人自既始有生之後受氣者則父矣成形者則母矣于未始有生之前則形氣不惟非子有且非父母有不惟非父母有即天地亦不得以有其有故得形氣者聖凡之所共游于

化身扶蒼赤



治駕到湄洲

形氣之中而能超于形氣之外者則聖人獨歎今兒亦將決形屏氣去塵凡而上浮于混沌事父以天事母以地思見于無有其息報在于不知所報乃坐忘矣語畢步虛周堂三匝父母大驚異之遂巡聞之環橋門而觀望者無慮數千人女見凡氣重侵轉入靜室以手扞地為八卦自端坐其中直至晚目不視耳不聽口不言身不動父母雙至為治香灯女乃出自扞外言曰明日當辰巳時望父母多設席供及召境

家人办供菜



仙女別塵凡

內僧尼道士輩到家兒有用處父母曰今已晚矣各僧道散處四隣款措告之不能明早即為反已頃刻間即欲召之不給既有此意何不預言之女曰父母只為治供矣明早僧道之來可立召也長者同安人即回入厨房中令使女便取五谷菜菓等物連夜熟之至雞鳴不覓齋供俱已整備女是夜只坐于蒲團之上手中持帋數張只以手凌空而益為人形囑以經呪牒文帋向燈前化之次早遠迹僧道俱知一齋

道僧齊建醮



玄女即登僊

赴家女乃命向青山江頭大建道場各執劍一把水一鍾或洒或舞女亦同洒同舞候忽問白雲四繞紫霧重圍女命各道士只執笏端拱皆向東南而立女回首再拜徑步至江邊取脚下綉鞋一脚投之于江女飄上然飛乘向湄州而去眾道士望之不見乃各收器物回報于林長者有詩一首為証

允產骨自仙

丹成入九天

煉脩明似鏡

脫化出如蟬

法師占卦象



猴子受災危

聊借尼僧果

適完人世緣

道場江頭建

從此釋塵煙

第十一回 黃毛公西番顯聖

却說猴精因于林家庄出乖弄醜在途中  
猶千思萬想那幼婦不置自吟自嘆且憶  
且行日夜兼程行不上二三十里張法師  
回自林家中途遇一雀三跳其前手占一  
卦是何吉凶之兆乃謂其童曰妖猴去  
不遠追之可及即不能得彼而滅之亦使  
有惧而速逃外境不然延遲此處遠逃又

驅妖逃塞外



收將轉家中

有復受其殃者即當天祝請祖師召遣天  
兵遣之猴正經過一鄉村見一女子送嫂  
回母家行半程別嫂而歸心中火燥欲向  
前迷之乃變作一鳥飛在女子面前跳踔  
而行忽聞後面鈴角之聲喧天而來急一  
躍向高山而望之乃知法師之追兵也遂  
丟了女子捨命而逃法師縱兵隨之至于  
口外乃始召回其衆曰妖已入于西番矣  
彼蠻夷之人非我族類雖遭妖害非吾力  
之所能及也吾可以已則已矣那猴一出

途上觀風景



山中遇虎蛇

口外見山童水涸四野絕花鳥之聲萬里  
無往之跡不覺悽然不樂再竭力經過一  
 重高山見大石巉巖脩樹陰上腹餒力疲  
 欲少憩之見虎豹犀象相隨而出着一大  
 驚潛跡而逝乃嘆曰人出幽谷迂于喬木  
 吾下喬木入幽谷矣仍行至一水濱欲渡  
 之而不得泮頭乃一躍于高處望之見河  
 西一坐塵煙心中喜曰此必有國都焉遂  
 往各處覓渡見四下并無舡航乃咏古詩  
 一首云

河中人絕跡



心下自沉吟

誰謂可廣 一葦可航  
 誰謂國遠 企而可望  
 企而可望 我心憂傷  
 一葦可航 宛在水中矣  
 咏罷終不見人馬來往乃自語曰吾聞云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永之游之  
 今既不得方舟吾就于淺處永存之何不  
 可之有直至河濱見黑水干仞並無洲者  
 復心生一計向山中取一條枯木欲浮於  
 水面以身立其上用手鼓動其水而渡不



尋木登彼岸



失足入中河

知此水乃是弱水一日十二時辰只有子時可以渡其餘諸時即毫羽投之亦沉猴將木一半放于水中一半閣之岸上即以身緣坐其中用力推開其木不竟連身具沉水底猴急扯住垂楊絕得幸免及至登岸渾身濕尽不得已乃坐于石岩上晒日且餒且寒心中大悶坐以許皮毛畧乾轉過石岩下閑遊見一穴景甚雅致近前視之有二小鼠把住其門見猴即堅閉不出遂入振其主其主令開門問之猴告

鼠將途指引



猴把穴未傾

以情由鼠乃教以半夜子時可渡猴與之求食鼠不與猴怒大破其穴尽取其儲糧而飽之至子時見有渡者隨往其濟處次早而至弱水國見其景物雖不似中華第比之諸蠻中頗稱富強之國暗喜之歷覽其廟宇以為安身之計至王殿後有一所土地祠因番王新立一庙于當國之中以便國人祭掃故遷其神而祀之此祠遂空猴見其既無神祀棟宇軒翔蒼阿華采遂竊據其所是晚即托夢其境之社長曰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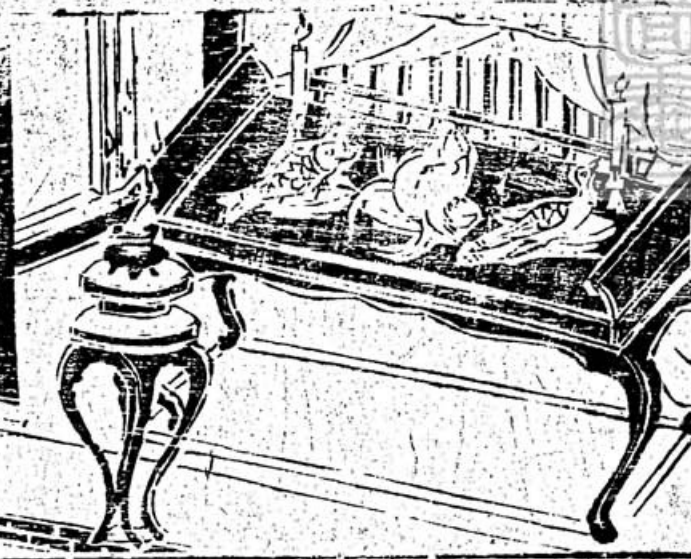
妖猴傳夢寐



父老報君王

皇上帝披按曆數謂今大統之傳宜在尔  
 西番弟見尔君臣安于弱水而不能奮發  
 有為故特命吾殿前捲簾大將軍素守以  
 尔可報于國王為吾大立廟宇春秋不  
 失其礼自然國勢日昌天時有待今吾暫  
 宿舊館汝非吾所居也其人驚寤次早聚  
 會境中社眾相議凡境内如是之夢者甚  
 多即全往國王殿前俟候番王升殿朝班  
 礼定諸社長俯伏階下奏聞所夢王曰倘  
 有是事乃寡人之願也遂下詔親幸其宮

猴精受享祭



番國賴康強

行香畢乃祝之曰尊神降臨敝國敝國之  
 幸也倘得邀天之灵邀神之福大惠小邦  
 不腆牲帛春秋不失是晚即顯夢于國王  
 王見其金盃錦袍威風凜凜七次早登朝召  
 諸酋長議于国中大建廟宇封為鎮国大  
 將軍月朔一小祭三月一六祭七必多備  
 牛酒品用生物祭祀行礼之後用一大帳  
 將品物俱圍于内立刻而空庙祝恍惚之  
 間如或見之国内有事小祈之則小應大  
 祈之則大應其驗若執左券其報只在須

西番昭孽跡



小狄受災殃

史國內即一冠一婚亦必禱于其廟王即  
行一政布一令亦必祝于其前而後乃設  
施厝置焉其威靈顯赫大震西方使數年  
之內收成廣畜王又勅命諸大小軍營及  
祀之乃能常上於夜靜之時演武大力以  
教兵士國賴之以富強時有小蠻不服番  
王與兵伐之禱告其廟始動至典會陣之  
時那小蠻軍中所見漫山塞野尽是猴子  
猴孫不戰而兵自敗番兵由是大張聲勢  
凡諸夷小醜無不聞其國有將軍廟云有

毛公施小庇



醜虜起貪心

詩為証

逃遁入西番 途逢有許艱  
得據尋為怪 憑靈輒肆貪  
近謀欺小醜 遠計犯大邦  
除蕩威未震 非橫大豕間  
第十二回 弱水國造計獻車  
弱水國王以國內富強乃深鑿其池高築  
其城廣招勇力之士習以戰陣之法數年  
之內東討西侵南征北伐所向无不如意  
大伯西戎然醜虜之性无常大戎之欲唯

諸酋齊共議



巧賊獻奸謀

飽遂慨然睥睨中夏之志一日大會諸酋于廷番王問曰九州之中六合之內總之全一乾坤之稷載也古何以有夷夏之分且人生含齒戴髮一也飲食起居一也中國何以稱文物衣冠之主諸夷又何以謂被髮左衽之鄉况彼居挾上國安受万物之貢吾則僻處一隅歲勞土產之供彼何以獨尊吾何以獨卑彼何以獨逸吾何以獨勞于理不順于心不甘豈寡人所深忿而積恨者也諸卿何以教我使國勢日尊

西土評忠國



強蠻伺聖朝

威日張乃為快矣語罷有一酋長出班奏曰自我王登殿以來皇天垂佑于上群眾咸戴于下明則諸臣佐之幽則鬼神扶之遂使雨暘時若五谷豐登德恩覃及于境內威靈遠布于四方矣西方最勝之業莫強之國也頃聞中國主驕而不仁臣諂而無智大綱弛而不張細紀散而莫理天怒于上神憤于下遂使正月不雨二月不雨三月不雨余無靠于蒼天種而不苗而不秀上而不實總同歸于赤地君子多

命匠造車輦



令人獻羽毛

雖德雖心之眾小人無尊君親上之心國中縣磬边境無人乘机而入勢如破竹以臣之交王可下詔國中使小民尽献其鴻鴈鶴鷺之毛命一巧匠飾為大車名曰羽車取可觀而不可載之義難成而頓易敗之意遣一使者賞賁中朝以窺国内之有賢否倘彼詭測吾之意則知人君當有廣載之德國家有易失之慮而不吾小国誅求下詔優恤則是俊杰在位吾可一心内事倘不其然則高爵厚祿者必素食也吾

計謀侵内国



將軍商

營度擾边疆

何畏之有何服之有國王聞之心中大喜即宣上殿視之何臣乃佐國酋長哇囉喇也王曰此計美則美矣但未嘗往將軍庙卜之以觀其利害何如即命群臣令往將軍庙行香礼畢王以是計卜之得上吉之筮上下大悅命駕而回即時下詔國中使尽献鴻鴈鶴鷺五色之翼有献者輒重賞之於是獵戶以鳥翼進之日以干計飛鳥尽于塞上羽毛堆國中王仍令各酋長為擇輪輿之工巧者置之于官津限以期用

漢主登金殿



番王進獻車

之內車務成就酋長遵命施行不出二句  
其車已就諸請王觀之王大喜曰以此獻  
于中國誰有能办之者吾計得矣由是命  
掌馬酋長選弱馬救足仍備工地所產之  
物遣使附車以進去後王令國內大蒐其  
兵馬鑄鐵為刀縫皮為甲密藏不軌以畜  
內向一日漢帝登殿文武官僚序班祀畢  
帝問曰朕生長深宮目不親閭閻之情狀  
高拱九重耳不聞四海之內危所時以宣  
上德造一情者非卿等何以但未如今兩

可惜盈廷計



眾蓋作舍謀

場若其年谷登典國運大其民生安典抑  
亦朕失德典政不節典民生困典四夷叛  
典卿何不封事上聞使朕知有則改之无  
則加免語罷工科給事中俯伏奏曰近見  
西番弱水國王遣使貢獻土產馬足仍羽  
車一輛不知果何所用上即下詔群臣議  
論紛紛卒未有的其議者此以為是彼以  
為非彼以為是此以為非无有用有用  
无用知者典不知者爭不知者亦典知者  
辨或有主受之之說又或有主却之之說

玩建安邦策



何收莫国功

自辰至午君臣了无明見帝嘆曰肉食者  
鄙未能遠謀卿等之謂也卿為天下而立  
寡人寡人為天下而置卿高爵以榮之厚  
祿以養之技之眾廢之中而置之群僚之  
上无事以資故沃有事以備顧問遇紛紜  
則資之解紛釋紜當多難則賴以錯節盤  
根此君為天下立卿意也今一旦小蠻獻  
異奉朝聚議竟日乃党同伐異之論盈于  
朝階而真是真非之見了无一主不其負  
已負君負位今小蠻知之以謂中國无復

賚予自上国



光宪及西番

有賚人是生戎心者矣寡人為卿恥之乃  
下命留其車賁而盛享其使而遣下詔褒  
之曰我國家自 高帝以來賜尔西番內  
附歷年貢獻不失則賚予无愆尔无我詐  
我无尔虞今尔任上作貢其于齒革弓馬  
乃其常也所有羽車置則廢存之无用向  
後務遵守舊章无愆无过亦須繕脩內治  
以服四隣于我國家以為不侵不叛之臣  
是尔番之福亦我 皇帝之願也詔下遣  
行人餞于郊外大賜輜重玉帛番使再拜

稽謀生不軌



肆志逞妖威

稽首謝恩回西番而去有詩為証

堂上一漢朝 醜虜欲倖僥

虛車藏不軌 輕羽獻蠻驕

淺議廷卿相 深羞國佐僚

外夷心不折 邊境始為妖

第十三回 弱水國藉妖入寇

弱水君臣自遣使貢之後深藏不軌之謀  
一日值八月中秋諸酋長拜賀畢王問  
曰番性好寒而惡暑今秋已高矣馬亦壯  
矣你狩之礼久廢不講甚非所以張國威

聊舉行獵礼



深藏犯闕心

也吾欲出狩于北山之北南山之南一獵  
禽以供祭祀二訓練士卒以備有時之用  
何如諸酋長同聲應諾即日大選其象車  
馬之聲羽毛之音載道不絕成陣于南山  
波逐禽于走狗坏撒開上鷹兇疾犬兒  
快飛毫蔽日血雨淋天王頌為酋長曰今  
日獲禽可謂多田獵之事可謂樂矣你狩  
之礼亦即奉矣內向中原可馳驅矣謂首  
長曰以若是之中有大王之吳可直之無  
上奉之無前淺吾所向誰敢有當吾鋒者



出身傳

漢朝無定識



番國起泉心

王大喜傳命班師奉柴載驕以歸王正坐于殿上論功班賜忽有一臣伏奏階下上一封事王視之乃大漢皇帝之讓詔王命設香案率諸酋長再拜稱萬歲山呼畢啟緘讀罷即收香案顧謂左右曰中國之人有能知吾意者中國之中可謂有俊傑在位否左右曰中國之人機心不測可召原使而問其所見之動靜何如則強弱可立見矣王召原使問之則曰所獻羽書見中國朝廷臣之聚議者自晨至午不能裁決

中國無聖人



西番思王氣

辭受兩端無有定主第曰姑晉之而已王曰以此觀之則中國之無人可知矣吾何畏彼哉夫吾番之所以又屈于中國之下者以中國之有聖人也今若此則其功德不能泯于神人恩威不能行于邊服則天且以其所命而旋向于他人矣昔文王生于西卒于西亦西夷之人也今王者之氣無乃復與于西乎吾今國富兵強安能復俛首以聽他人之命今將傾國而行與漢決雌雄于太原之野乃所願也群臣皆曰

今日陳祖道



明朝犯塞關

大王此奉不能席倦長驅取中原如指掌矣王由是下令明日大祭于將軍廟然後治兵以行番人樂于戰聞一聞入寇之命無不欢天喜地乃尽其所獵之禽以充俎且次日辰時王率諸酋長到將軍廟設祭見將軍之像欣上然有喜色有欲動之形大設酒席供帳須斯行礼畢而所陳之品亦空王乃再拜親禱之曰寡人與漢累朝遭其屈辱寔有不世之忿奈僻處西番壤少兵弱不能洗雪大恥近蒙將軍來鎮

番王思作難



將軍許助威

茲上之後國漸以致富兵漸以称強是天之哀吾番而賜之將軍也既有能為之勢復有可為之時願乃偷于燕安而不大自振刷則上負蒼天默授之意中負將軍降館之心下負吾國威灵之重寡人不願是也明日將率兵內向與漢軍見于城下倘將軍果有輔番而帝之意敢請同臨中軍之帳贊助威風指示陣勢春秋賽報與國同休囑罷連祈十筮運十許之番王大喜便歸次日勅令統領三千金戈子八萬鐵

不聞求款語



尺聽女吳謀

兇即大將軍陀摩呢即時引兵啟行直向  
中原而發番兵將次漢境八十里下營徑  
遣一使入朝索地求親許則永為甥舅之  
國不許則治兵相向一決勝負節度使李  
郁廣騎大將軍張威得聞邊報甚緊一面  
差人入朝取兵救援一面繕治兵馬差左  
營指揮使黃金領了左營軍三千去大同  
關口守把差右營指揮使朱紫領了右營  
軍三千去宣府關口守把又差燕督五營  
都使司都指揮使周全往來二處迭為救

塞無盤錯將



朝乏板籍臣

援乃親統大軍十萬聚居中軍之中張為  
副帥率軍前行去大同三十里下柵李傳  
命日則四圍盛插旗幟人馬迭相出入張  
其聲勢夜則提鈴發號徧遶諸營因其防  
守以俟朝旨降日另行議戰而朝廷自以  
安之後君不知兵官惡聞戰一聞弱水入  
寇薄近太原文武諸臣相視大色或有主  
和議者亦或有主戰議者或有為和親可  
許割地况不可許或有為割地可許和親  
况不可許又或有和親割地具不可許只

割地非良策



和親豈至謀

以金幣遺之使去衆議未決有同平章事  
余光出班奏曰以臣覩于廷臣之議是所  
謂望梅止渴益餅充飢者也有何當于寔  
用蓋醜虜之性無常欲無厭若許之割地  
則今年求割地明年又求割地上必不勝  
其割此割地之請必不可泛也若許之和  
親以堂上之天朝之女而出事于犬羊之輩  
此乃向者齊景公之所涕泣者天下後世  
聞之必以陛下為何如主乃至不能庇  
一女也此和親之請是尤必不可泛者也

固本先苞竹



樹威始拆膠

且臣聞之欲立威者始于拆膠今胡虜有  
挾而求敢與上國為仇是貪兵也兵貪者  
敗死故而校焉故強而深入人境是驕兵  
也兵驕者亡且我國家席重熙累洽之後  
元氣則固而未漓當軍容謹備之際神氣  
則揚而益奮乘彼之來而一大割之則終  
身不復東向矣此正樹威壯基萬古之一  
日也群臣願乃見不及此徒作楚仇對泣  
亦何益于國何濟于事哉陛下當速下詔  
賞赴三邊敕命守臣務要便宜從事虜來

胡虜驅怪騎



將軍壯威

敗師雖失策



雪耻豈死謀

則大治之去則薄追之平定之後論功行

賞帝從其議星馳着令進兵毋得帶延以

損國威李得命令張出師是日會戰于大

同之西那番兵全憑黃毛之妖戰上教合

但見漫山寨野及是黃猴甲兵皆无用武

之地大師敗績李張被擒諸將死敵而不

能收番兵得勝即班師西回有詩為証

妖怪顯西番 匈奴夜叩關

索地心何橫 求親意豈安

卿相无良策 將軍少壯顏

胡塵惺不索 然須持節還

第十四回 漢君臣傍招術士

大師敗績先鋒黃金朱紫寺收拾其餘衆

得五萬而歸大同堅壁不出連夜具快馳

報朝廷漢主聞言大驚急召群臣計議侍

臣林茂出班奏曰陛下勿以天師之喪為

患夫患之生也生于亡備而患之卒于不

可弭者在于不知所以弭夷之包藏禍心

始于獻車而我諸臣皆不以為意而不之

防所以使彼得窺吾之隙而乘之今一旦

出榜招術士



史謀護塞軍

挾其妖術而悍毒于天朝之將勝則勝矣夫妖亦何能為之有以臣料之今四海之內九州之中豈无有以術自鳴者王誠遣一使賫一命播告于諸州長使轉行于郡縣令其荐舉許以重賜若朕則一月之內方士以術進者无不可以勝美矣然後簡一名將振奉大軍以術士護之再下詔大同附近諸鎮各張声势相為犄角則賊不足平矣王大喜即差使徧馳四方時天下聞西番寇邊追近京師无不惶惧各鎮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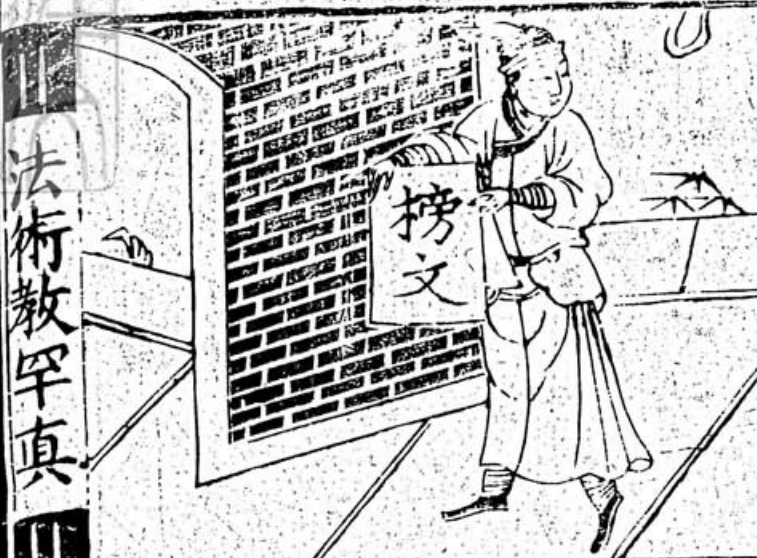
佛道雲鱗集



僧尼輻輳未

侯皆欲率兵內助会使臣賫命到謂西番有妖猴護陣其兵來不可當各鎮聞之皆不知策泛何出有聞福建節度使王臣接了聖旨即時開榜張掛四門仍傳命各所屬衙門凡管轄地方有奉道者有奉佛者或為神女或為尼姑一上具狀取其年貌籍貫里申于縣上申于州申于上鎮有則即召其人聚集于官舍內俟各方所報者具來則三日一小試五日一大試萬中取千上中取百上中取十果有法術高強者

遴選途詳設



法術教罕真

即進之朝廷以備邊用榜出數月各州縣  
 所申報者有五百人至縣選之日千不得  
 百州選之日百不得十至鎮選之十不得  
 一州縣官患之鎮官催促甚繁一日吳化  
 府莆田縣城南鄭家其家有一少女為鬼  
 所迷其父母請城內有張師公到家治之  
 那師公辭之其請者曰我家娘子犯妖安  
 人囑我來請師公謂若能治至痊愈當以  
 十金謝汝也何辭之有師公曰非吾願辭  
 汝也吾昨為官報要解去京師與西番對

有女遭魔魅



求法顯威靈

戰吾年老不能去又家貧無銀脫名無柰  
 只得將法衣并法器不與當了今汝欲使  
 我空手而拿鬼乎請者曰師公汝若肯去  
 則衣服法器無亦無妨吾有借處師公曰  
 汝既借有衣服器具則彼之有衣服器具  
 者汝何不即請他而願來請我也請者應  
 曰此人平日好說大話又為人氣甚驕傲  
 吾家主極惡之所以不欲請彼而獨請師  
 公也那師公問其名姓心中自付曰吾近  
 日縣中申報狀內並不見此人名姓敢莫

因假他人器



輒張自己机

是有漏網者若得其衣服法器吾自有處  
 置因許請者是晚徑到其家林公果出所  
 借衣服法器師公問以何處借來林公曰  
 吾同鄉有林家二郎者近年亦初奉法門  
 弟為人氣質驕傲與吾不协吾所以不請  
 之友聞尊師大名所以特遣使相邀師又  
 問曰既與公不协何以得借其衣服器具  
 曰吾托家親付借之師公知其詳細是晚  
 遂不殄言即大建道場一夜演法至次早  
 而散主人散齋謝礼畢師公乃設一計曰

相訪非無意



叙懃自有心

林公吾有一事相告吾今晚還有一施主  
 請設清醮柰器具果無所借望林公轉借  
 與吾且令愛三日內禁符三日外吾未開  
 有自帶奉还林公曰恐此人知之必怪吾  
 將他人之物來做人情也師公曰此亦有  
 解謂吾歆禁符而用之林公亦得已許諾  
 師公得衣服器具過手即時拜謝林公將  
 礼物送回家中後只帶他法器一件直到  
 二郎家請二郎相見二郎不知其故即出  
 見之師公曰賢侄與愚老同道柰何並未



只因言誇大



致使身西征

會面對曰吾奉此法門有一等小輩之人  
 吾不與之為友一芥小可之家吾不屑其  
 來請所以多與人寡交師公聞其言誇大  
 心中惡之又問之曰賢侄當年英俊想必  
 法力高強今日州縣榜招術士護陣退番  
 賢侄獨未嘗應奉乎二郎應之曰在家何  
 逸去彼何勞吾自有人情縣中不知自不  
 來召我矣師公既曉其故乃將言以啟之  
 曰此乃朝廷之事誰敢以私害公二郎聞  
 言作怒曰何公無私公即自我害之吾無

兩言相激怒



一狀直申聞

憑據人其如我何師公應之曰無憑據則  
 人無如之何設若有憑據則人況柰之何  
 二郎愈怒師曰有何憑據汝其柰我何哉  
 五謂汝禿老無用不然定叫逃遁無門矣  
 師公見其怒已乃出法器示之曰憑據上  
 上不在遠處若要聞官法器在此二郎見  
 法器果真乃欺其老率家人執而奪之大  
 羞辱之而歸不知其衣服還在他家師公  
 被辱回家憤悶不已次早即具一首狀到  
 莆田首之為欺法事切有城南林二郎廬

召征命已至



請解語徒然

山正法李見真宗驅邪拷鬼喚兩呼風無不精到無不神通隱名匿振欺國欺君某懷公議具狀上聞甫尹得狀大喜厚賞此師公即差人到林家去取二郎一面申聞州鎮謂得有術士法教精通堪應此選以護北軍二郎家中得牌知其是人之害已也即告父母上叱之曰口是禍門弗可向也汝平日不能守口如瓶到今悔晚矣其父乃出見縣差以多金求差解之公差曰吾縣官已申開州鎮矣雖有多銀吾不

負名庸重存



為法出西征

敢受且此行無妨果有妙法還應重賞其富貴不可諒也何解之有其父曰吾豈不知第一恐其所李粗疎二恐路途遙遠三恐軍中之事吉凶不測此所以欲為之解也其差不聽即同二郎到縣上官見之甚喜待以客禮二郎不敢受跪稟曰某負虛名而無實能恐負所奉尹曰吾近來採訪甚真謂汝有妹白日登天汝得傳正法此去為朝廷樹大功動則受爵祿之封必矣何自失其機會哉二郎不得已乃跪稟之

從征深為國



麻監豈謀身

曰國以亡家君以亡身亦是為臣子之分  
就使馬革裹尸乃大丈夫之壯志也何不  
可之有第某衣服法器俱在家中望賜某  
回家收拾器物客後限赴臺以憑解報縣  
官許之二即出自衙門欣然而回有詩為  
証

一自西番入寇 奉朝蠶蹙不寧  
毛公作怪顯威靈 蠻風自此為盛  
可惜漢朝將相 厚顏忍辱于廷  
旁求四海有真人 立看單于繫頸

兵訪惟直矣



從征何解之

第十五回 林二郎到山見妹

那林二郎歸自縣中到家父母正在思憶  
未知音信何如忽見二郎泛門外而來喜  
而謂之曰吾兒赴命之事諒可解乎抑不  
可解乎二郎對曰國家邊事危如累卵州  
鎮招訪急似發梳彼可解者皆其必不可  
用者也可用者則其必不可解者也父母  
聞言心生一喜汝言可解者皆其必不可  
用者也則汝固自無用是在可解之條汝  
言可用者則其必不可解者也則汝未嘗

勤勞為公務



請託屬私心

可用是况不在不可解之科何幸如之二  
即曰兒正自不能解父母又問之曰汝既  
不可用又何為不能解無乃弥縫疎與  
應對非與二即對曰非関弥縫之力亦非  
由應對之罪也兒亦曾勒事托為関說兒  
亦曾多財賄賂當權兒亦洛陽激昂為雌  
黃办兒亦曾陰曲屈為長沙舌我言諄  
他聽貌上愈办愈至他意轉堅有欲言而  
不用者亦有欲用而不收者不膠而堅不  
漆而固者惟兒一人矣父母曰何縣官仇

施雖厚德



报国亦忠忱

汝之深哉何吾家不幸之甚哉吾生平勤  
修好施德無微而不積愆無細而不除即  
不能遠代為孫子庇乃何謂當吾身而見  
父子之重離也二即曰詩云天作孽猶可  
遠自作孽不可活縣官所以堅不可解者  
彼謂五門有女登仙則法術之妙乃吾家  
之世傳也然則今日之事豈非自貽伊戚  
乎于人何尤焉父母曰吾二人自汝應召  
之後心度汝必不行頃聞言必行反覆思  
之不得其故如汝之言吾今知之雖然事

從君征上國



訪妹入湄洲

到頭來亦不自由可以將事只得就事吾  
 近聞遠近傳言汝妹時于湄州顯聖使彼  
 果有靈則必為正而不為邪諒今日之事  
 成敗利鈍人雖不能懸度彼自了七分  
 吾將催一漁舡汝可乘至此山祝禱其前  
 彼素有護國庇民之意冥上之中必然默  
 相汝矣二即應諾即時命家童往海邊問  
 其漁舡有知湄州水路者催之有一老漁  
 盛林湄州風景且言其山有顯靈諸凡南  
 北往來之高漁遇風濤波險之時禱其山

桂棹徐上至



香風拂上迎

者皆獲免焉長者聞言對二即曰是必汝  
 妹氏之靈也此行必贊汝矣二即由是欣  
 然登舟徑向湄州而去但見舡稍離岸微  
 風徐上而來須臾即到江心一片風帆三  
 日之程不數時而近焉舡將到山漁人招  
 二即而指之曰此湄州也彼之巍巍者其  
 神庙也二即就于舡面遠視之見庙前往  
 來紛上或紅或綠雜然間出心中暗疑曰  
 此孤島也何其人馬之多也未幾舡至山  
 下見一陣清風拂上香氣襲人二即登岸

廟貌巍上壯



英灵亦炎上生

慈航乘苦海



樓閣插煙空

步至宮前見四顧無茂松脩竹晨昏少鶴

啖猿啼惟阻萬仞之高岩觀千乘之玄水

冥然寂然並無人出入只見廟外立一足

鉄馬昂上然有飛騰之象轉入廟堂見真

人端坐于宝座之上面目肌髮恍然如生

二即焚香再拜而囑之曰時維大漢國事

多難西番入寇邊境為殘惟猴為怪惟敵

為難朝遭僂辱將不生還廣招方士大創

彼蛮凡兄與之名籍于官有何法術受命

登坛呼風喚雨地震天翻汝灵不昧為我

指南胡塵一掃邊淨民安威行外國德播

内邦論功曷報詔下金銮囑罷見一庙祝

信立于傍二即問曰此庙建于何年以神

来自何所有何顯灵有何聖跡乃食民報

賽之若是也庙祝曰景物原是天設庙宇

非自人為所謂空中之樓閣乃称海上之

蜃樓神像泛天而降聖駕飛渡而来當天

地晦冥之時有光風霽日之意商漁賴之

而得全者所以尸祝于無已也二即曰今

天色已晚吾有大事特來禱求于此汝可

陰陽人睽別



兄妹暫相逢

為豕設帳于堂祝應諾而去遂盛治齊供  
二即力辭之是晚遂宿于堂未及二鼓異  
香徹壁灵光曜日真人乃乘鶴軒擁從神  
女登殿與二即施禮言曰重勞聖兄到此  
禮當遠迎柰陰陽之隔一帟攸分頃已差  
人迎候道左諒兄未允之知彼香風拂馥  
乃其時也愚妹聞兄欲有事于西邊此天  
乃所以啟吾兄成功立業之秋也彼西番  
之怪妖猴實為之向者北天碧苑與妖鱷  
而具逃鱷潛東海猴遁西番鱷為害在于

勤王憂靡盬



援世志亨屯

舟猴為害在于国夫鱷之惡妹日已驅際  
之東討西逐南征北伐四海無安身之地  
是雖不得立取而殛之其墜魂落魄亦已  
多矣獨猴顯附蛮夷蚕食王国吾欲誅之  
久矣柰無機會之可投今既有朝旨兄當  
勉送事不可告辭所謂王事靡盬不遑  
啟處此其時也二即曰去則去矣但孟子  
有云天下溺授之以道吾無援之上具以  
此應召是欲以手援天下乎真人曰此亦  
何難之有區上醜虜而欲與大国為仇是

名顯六同塞

功成八陣島



所謂以卯投石者也其勢必不勝矣問之  
 所以暫為屈辱者實妖猴為扶如兄之往  
 妹自有擒之術真人就于殿上堆沙于地  
 分八門乃休生傷杜景死驚開各門內各  
 堆小堆先指一門而謂之曰此生門也淺  
 此門入者必吉後又指一門而謂之曰此  
 死門也淺此門入者必凶仍教以經呪指  
 以訣法且囑之曰此術不用多兵大軍可  
 去各路埋伏此處只可存兵八百每門只  
 以一百守之倘賊到之時即便開門

成陣宜石積



征妖利火攻

之又倘其入自四凶門則自能變沙石草  
 木皆兵沒他插翅亦難飛逃彼猴本東方  
 之木精其所不利者惟火妹有火旗一面  
 風扇一把兄明日可帶往軍中但見有大  
 猴小猴弥天而來之時至于近前即將旗  
 一招以扇上之則順風發火彼之皮毛無  
 不糜爛矣此一戰而成功乃全勝之策上  
 也二即曰此法妙上第妹亦須往不然恐  
 兄臨時忘之則悞大事矣真人曰兄一意  
 直前妹自然隨行二即欣然曰吾有聖妹



隨呼無不應



有叩自通靈

何愁西番式議論未幾不覓天已五鼓真人乃謂二即曰今時已寅矣陰陽之氣分矣妹不能久為兄侍兄可取妹爐前一撮香囊而帶之無論在軍在塗以其扣而呼之妹則輒在語畢乃頷二即曰門前有馬一疋兄即日可騎而去真人即命駕鶴軒而去天色漸明二即正起廟祝已奉湯沐浴畢二即即于殿前拜辭欣然而別有西江月為証

妖術原來無正

神法自然有真

不恃丘威勢



廟

全憑神力功

二門攸判隔淵星 竟迷都田分徑  
南海朝來神妹 湄州授于聖兒  
此行西鄙顯威靈 始信得傳上乘  
第十六回 林二即鉄馬度江  
林二即得傳授之法術不勝之喜即時收拾起身行到廟門外心忽記得昨夜吾妹許吾有馬一疋四顧視之不見乃呼廟祝而問之曰汝山中畜馬有多寡祝曰無之二即曰吾已知之尔又何謂給我也廟祝曰海嶼荒涼馬從何而來縱有所畜亦何

火旗傳夢裡



鐵馬渡江中

所用之二即心忖曰山中如果無馬知昨  
晚所謂馬者魚乃即廟前之所立者與行  
近前視之但見眼望口動鬣尾飛揚四足  
有騰踏之象復見腹上鏤有詩文六合其  
意乃囑之曰馬乎上上尔形孔似尔質非  
真尔氣顯昂尔力似強能負重乎能致遠  
乎能渡水乎能行陸乎寧馳驅千里而與  
騏驎爭衡乎抑獨立廟庭而與泥塑相隨  
乎寧冲鋒陷陣建奇功于上國乎抑俛首  
孤嶽與古壘而具巧乎囑罷挽馬之轡飛

乘波如駕陸



奔軼似飛塵

身而乘之那馬仰天大嘶轉盼之間雲騰  
霧罩踴躍而行其安如乘輿其疾如鞭霆  
其涉江也不知其為江也其涉水也不知  
其為水也以泛舟遊之數日而不足者只  
以俄頃飛渡之而有餘離自涪州登了音  
岸人見其為非常馬也而不見其為鉄馬  
也人知其為良馬也而不知其為神馬也  
二即直乘到家長者見其來而大喜問之  
曰汝見若妹乎漁舟昨日先歸汝今日從  
何處得渡乎向者跋涉而往今日之馬乃

傳聞未足



親見始為真

似何處而得來乎二即答曰自妹氏入于海濱之後人或言真七言假七傳似是城傳似非淡之者惟出諸口聽之者徒入諸耳孰有得其故而深知其不致兒曩到涪州之山見煙塵不到鷄犬無声所見者惟孤岩怪石所聞者惟風籟湍声宮宇不知立于何年營建不知出于何手巍七像貌宛似生前所少者口氣微也嫻七香煙達于上界所隔者几塵遠也兒耳聞目視頓覓五官之為妄心抬神曠始識四大之非

形影如或見



語言似可通

真呼之雖不能應而無声之中獨聞和焉拜之雖不見答而冥七之中獨見曉焉至晚也更闌夜静萬頃茫然似覓似夢似人似神叙兄妹之情嘆陰陽之隔原是玄宮之神女實為除怪之來茲奉天之命奉佛之旨普濟生民出離苦海始托跡于吾家旋蟬脫于涪州與鱷為敵扶舟為事當風狂浪急之時為旋天轉地之奉持危者而之安卒不有其功出死者而之生經任其德作福于一方不為小矣威灵之顯赫他

敬知見法術



當識妹神靈

神異焉西征之事未卒而先知成敗之數  
不料而自見傳兒秘訣授兒真言助兒鉄  
馬兕若先行彼亦隨往兕護陽將彼統陰  
兵必然擒妖猴于冥上冥上之中定須斬  
皆蛮于堂上正上之下收奇功于一鼓建  
異績于當年敬知兄為聖兄當識妹是神  
妹長者聞言頷謂安人曰吾始十生此女  
時常嘆其為生女不如生男及其孩提也  
又見其伶俐而亦惜之既又于其不習人  
間世每憂其為掛人齒頰貽貽先人及其

家有登仙女



國成護佐功

羽化也又不識其真假而姑聽之今如所  
言則向者陳家女今為涓州神矣吾家有  
神女兒行可無患矣由是罗列香案奉祀  
于堂右有詩為証

為術應征求

訪妹入涓州

金針微撥轉

鉄馬度飛流

德力超騏驎

神理出華騶

馳驅邊塞外

上國沐洪休

新刊出像天妃濟世傳上卷終

李鴻章奏

上

三



